

復旦大學
圖書館

索書號碼

登記號碼 392890

竹軒雜著卷三

宋 林季仲 撰



疏

謝雨疏

比愆膏澤嘗控微誠倏興觸石之雲旋致隨車之雨爰
銷旱魃於方虐起嘉穰於將萎農知有秋吏遂塞責何
以酬於厚施願不在於多儀惟既乃心其斯為報
表

知婺州謝上表

起於罪藉付以名城祇服恩華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
 孤愚自信樸直無他但求分義之安不計宦游之拙誤
 蒙識拔頻玷使令旋蹈福機橫遭口語方杜門而省咎
 遽分竹以承流矧維是邦素號無事昔陪掾屬備悉土
 風道不遠於之官情獲伸於將母誰云庸廢更被寵私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推仁日新圖治以臣嘗為黑
 道粗究民情謂臣數對便朝具知德意遂承人之不以
 望輕臣敢不深體淵衷仰遵明訓恪勤奉法妄希循吏
 之良平易近民痛戒庸人之擾臣無任

劄子

論軍費劄子

竊以天下之勢猶一身病在四支不足憂病在心腹為
 可畏天變見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兵戎相繼此
 四支之病也爵賞及於無功府藏困於冗食賦歛仍數
 人民怨咨此心腹之病也邇者國運中否禍亂頻承二
 聖六宮遠在沙漠兩河之地淪於異域生靈瘡痍迄今
 未瘳斯病也亦云劇矣然而陛下入承大統海內之民
 悲喜若更生無懷二心以他適者繇祖宗以來除煩解

澆輕徭薄賦涵養垂二百年深仁厚澤有以結其心爾
臣以是知天下之病在四支不在心腹也然國以民為
本民以財為命取之過多了者亦怨官曰和買者初
不和也民曰樂輸者初不樂也錙銖之求不能給億
萬之費涓滴之積不能實尾閭之泄日削月朘寢以大
窮禍有不可知者或曰兵貴精不貴多太祖削平僭偽
不過十萬所得蜀兵擇其精者止留一百二十人餘悉
遣之則嶺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今列戍相望冗
食尚衆蓋亦擇勇銳而汰老弱給以閒田使耕鑿於其

中可乎或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曹彬平江南太
祖不與使相但賜錢數十萬其他隨以平難者皆厚賞
之終惜名器不肯輕予今邊陲有警全軍轉官有功者
侮無功者怠非所以示懲勸也蓋亦告戒諸帥戩寶奏
功斬獲顯著方許第賞至於給歷乃朝廷之異恩宜留
以待立奇於淮北者其餘碌碌從軍正以金帛犒之可
乎不然軍費日濟民力愈屈今年月支一百萬明年月
支二百萬又明年月支三百萬地未恢復即前日之地
也民未蕃庶即前日之民也坐以自困事窮變生臣恐

天下之病不在四支而在心腹矣惟陛下蚤圖之幸甚
取進止

狀

乞遴選諸將賓佐狀

臣嘗讀韓愈文見其論述孔戡之賢竊有感於心者試
為陛下言其始末戡為昭義節度盧從史幕官從史為
不法戡必爭之從史羞愧立為更改者前後數十事平
居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之道順則受福逆則危辱
誅死且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嘗聳聽喘汗唯：

從之戡後有所不合棄之而去從史專恣遂至於敗夫
以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則選用賓佐可不慎哉
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從
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戡賢否也近時文士鄙薄
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
者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區別哉臣
愚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助諸將稍優禮秩
以寵其行選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
之身在幕府心繫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

備載齋集 卷三
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
留神幸甚取止

乞戒敕諸將狀

臣聞合則強離則弱天下之勢皆然昔吐谷渾阿豺有
子十九人一日令各奉一箭來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令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
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
然後社稷可固夫阿豺之言固不足法用之以聯軍旅
似有可采者竊見國家帶甲之士屯戍江淮無慮數十

萬頃歲戎馬憑陵士卒駭散乃使羣醜得以肆其搏噬
顧芻粟非不多也兵革非不堅利也城池非不高且深
也委而去之莫有固吾圉者誠以此數大帥各自為謀
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其勢離而弱爾一自陛下爰整六
飛親征江上指麾諸帥如臂使指將士賈勇以爭前驕
敵望風而引卻則軍鼓之壯怯國勢之強弱民情之安
危今日自可見矣臣愚欲望陛下因茲巡幸之際戒敕
諸帥戮力一心以固社稷凡應援可及坐視不救者軍
有常法必罰無赦庶幾合力并如十九箭之難折而

士氣益張國威愈振恢復之期可指日以俟矣取進止
乞進退大臣以禮狀

臣聞風俗治亂之所係也士大夫風俗之所自出也禍
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此年以來大臣去位
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率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
傾相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
陛下頽治之心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
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
士大夫如此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為是哉臣願陛下

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時答於未用之前誠得其
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諛間之口不得以入焉
必不得已而罷黜之姑亦涵容勿露彈章於天下如漢
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為言雖不斥
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
侮於中國外取笑於邊庭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
於所行之事不必槩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
槩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党銷而風俗可
革矣取取進止

論守令狀

監司互見

臣聞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為常者監司守令是以監司外臺之耳目郡守一方之師帥委任之意顧不重哉今之補外者率懷不滿以從事視官府如傳舍然席未暇煖則請官辭去矣况一人之闕伺者三四在職者知更徙之不常待次者幸交代之速去苟且如此欲其究心於民事可乎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為卑陬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籍侵辱無所不至雖一

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此職往：罷癘而暗懦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為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此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館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篇章之上今既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歟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

也人固不可易知言固不可盡信蓋亦參酌衆言斷以
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為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
可為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
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謬舉之罰周官曰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
而辭乎近世薦舉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鮮有出於
公者至其曠敗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
改節云爾蓋由犯賊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為虛
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柱法受賂流配海外

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
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
貽他日之羞乎况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未登場民已
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材力繇薄不敢為其上者
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効倘能宣布德意少裨聖
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卽曹求為縣令
若无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
在卽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
陶公主為子求卽明帝不許曰卽官出宰百里苟非其

人民受其殃蓋非以即官出宰為重；其出宰百里也
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即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取進止
乞察羣臣奏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
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叙有典君臣父子皆大
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
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虞歌之章告戒之辭端；
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醜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亦賢君也何

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為
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晨訪問羣臣疊；
不倦凡此國疵時病吏橐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
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尚
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
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
虛日是宜明目張胆輸忠竭誠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
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為文具者尚多有之至或
專事諛諛曲相怡悅冀得所欲則私計異矣還視朝廷

無一分顧惜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叢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用人狀

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授之以其所能則職修而事舉強之以其所不能則職廢而事隳猶耳目之官各有所司使耳司眎而目司聽其誰以為不可哉唐虞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作司徒臯陶作士久於其職咸成厥功未聞前日共工而今日作虞今日納言而明日典

樂禮也今中外之臣不知皆賢於九官乎抑才智與之等也賢於九官臣固不得而知矣若才智與之等亦隨其能而器使之可也况復有不及者乎古今人材不相遠必曰身兼數器無施不可者今多有之非誣則欺也自臣觀之不過歷職任養資考以為仕進之階而已階以仕進為臣子計則得矣國家何望焉都城失守敵人得軍器監丞者使之繕兵器辭以不能詰之曰爾不能而居此官何也答曰朝廷用人以此為假塗而已敵人笑而遣之噫名存實廢糜亂隨之卒為敵人所笑良可

痛哉臣愚欲望陛下為官擇人毋為人擇官其人能此
事也則令居此官其官振此職也則令久此任蓋位天
位也職天職也上之人量能而授之不為恩惠之私下
之人度才而受之不起覬覦之望內而朝廷外而郡縣
各揚厥職不懷苟且以從事然後天下之務無不舉矣
漢宣帝功光祖宗業垂後嗣獨為中興之主者亦曰信
賞必罰綜核名實使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
已惟陛下圖之取進止

論後法狀

臣聞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之瘡痍心必知之民
之疾苦君必知之陛下宵衣旰食勤恤民隱几茲疾苦
宜無不知者矣而臣聞居日久出入田里知之尤詳試
為陛下言之夫後法以十小保為一大保而保有長以
十大保為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入丁
之多者為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偽日濟富而與貧為伍
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於富者為伍焉於是
富與富為伍伍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為伍物力雖
數千而必差蓋由猾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

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頻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笞而無全庸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為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為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為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為癡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為痛哭而已哉臣伏觀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為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為保長其單丁而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為利便欲乞檢會忝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伏望陛下特睿斷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薦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非以為身君之用人凡以為民陛下搜羅俊彥速速巖穴賜對便殿問天下疾苦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憂勤如此蓋為民也豈固靡以好爵徒寵其身而已哉然比年以來召對之人例皆遷轉而去其薦之

者與夫被薦者亦幾幸如是足矣雖除授差遣在數年之後所不較也獨不知其人才邪不才其人才果才朝正而夕用之猶以為晚其人果不才報罷可也若憐其遠赴檮以容之賢愚能否混為一區則僥倖啟心請謁成俗徒使紛紛之論以薦對為仕途捷徑爾此挂於白簡追寢前受其傷朝廷事體不已多乎况人君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執政執政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士大夫大夫為國薦士要無愧於心可也若假公舉而伸私情人以為賢則引恩於己議所不容則歸

過於朝廷恐非所以仰稱陛下側席求賢之意孰若坐所薦之人載所薦之辭得人有賞繆舉有罰曉然使天下知之而不受其蒙蔽夫人固不易知；人亦未易識知其才無論擢用之速誠知其不何才恤報罷之嫌乃若才否未分難於億度姑試以職事遲以歲月它日衆陞未晚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錫以車服固在試功之後也記曰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予以爵祿固在任事之後也莫必一見之頃一話之間遂欲盡知天下之士乎然巧令鮮

仁木訥近仁鯁直忤意者不肯徼譽以沽名選軟偷情者未必恤民而憂國願曰聽納之際更加察焉凡盜臣庶諒皆不逃淵鑒而臣猶區區言之亦云贅矣惟陛下赦其狂瞽幸甚取進止

策問

科舉

問科舉之設尚矣自昔懷材抱藝之士由此塗出卓然為名臣者代不乏人然嚴程式謹叢律糊名易字以投有司第取紙上語悃不知為何人涉於親故則移試他

所自唐以來又謂之別頭嗚呼別嫌防微其法亦密矣假有人魯如曾參終日不違如顏子平居朴訥言不能出諸口其能操觚和墨角藝於寸晷之下乎吾知其不能也假有人樂耕釣隱版築爵祿之心銷於夢卜之初不屑以聘幣為也其能擔簦負笈不遠千里而來乎吾知其不能也夫求賢佐理固欲得若人而用之莫我肯來亦病矣嚮者國家嘗念遺逸之士幽棲遐躅遂往山林而不反與夫孝友信義之人浮沉閭里嬾從官達亦既下詔羅而致之矣榮利啟心請託成俗往貪

競之流多與計偕還而思之又不如科舉之為功也議者欲令縣令察廉薦於刺史刺史考驗升於禮部庶幾三代德行之舉或曰衣冠南渡橋寓者多宜廣學校以收遺材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或曰科舉行之已久士子循習難於速變紛々之說將誰從而可乎此事也當與諸君議之

守禦

問吳恃蜀以為固蜀依秦以為疆輔車之勢也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修慨彼秦關淪於異域虎狼之心難以信結肆其貪虐復獲坤維今日之慮莫先於是矣試思彼之闖閭詭計安出我之經理要術莫先將乘銳以深入邪則僥倖一戰事危而變生將保險以固守邪則轉輸千里師老而財費將分兵以屯田邪驕惰之久操獲者必怨將募民以助耕邪死亡之餘復業者全寡况湖湘之盜逾年未禽尚假遊魂出沒叢薄將緩是誅邪或謂虛內事外腹心之患不可留將靖是難邪或謂舍大圖細事幾之會不可失然則攻取之方守禦之策若緩若急孰後孰先必有能明是者幸志言之天子方遣元

帥以圖恢復斯有取焉爾

道學

問道不曰有經而存亦不曰無經而亡其出於人心者常在也仲尼默識何假語言顏氏心齋不至文字學者仰之以為宗師至於曾子易簣不亂於死生季路結纆不屈於威武咸用此學見於所行厥後揚雄韓愈最為尊吾道者雄之言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其意欲遠害也然美新之書亦得已而不已矣愈以市道望於權貴屑然從求芻米僕賃之資識者恨之由前之學如彼

由後之學如此其故何哉然則回稱好學所好者何學軻死不得其傳所傳者何事聞一知十典夫隸事之學同乎否也博學於文與夫續言之文同乎否也諸君朝夕所論將不在於斯乎願典聞之

竹軒雜著卷三

竹軒雜著卷四

宋 林季仲 撰

啟

賀程守進職啟

竊審祗膺明綍榮陟華資凡屬撫臨舉深抃蹈伏惟慶
慰恭以判府顯學遠猷稽古偉望冠時敬名逾四十年
惠愛及七八郡惟茲孤嶼再枉雙旌轉愁嘆以為歡謠
化煨塵而成大壯輿情交悅治迹彌彰果有功而見知
何浮言之胥動投閑里社久依桃李之餘陰輔政廟堂

莫忘鑪錘之舊物永言感幸罔罄數言

謝復職啟

試仙都之守初玷使令復延閣之名更霑恩霈冒寵榮之逾分積兢惧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羈孤少與妄意淵源之學耻從章句之儒憲短繁兄弟自為師友新編蠹簡朝夕窈對聖賢蘄志業之內修違教華之外慕偶塵未地遂踵常途實不副於師言名輒昭於吏議咎由己致怨欲誰歸希爵賞而媚帥臣節廉安在託大災而遷原廟夷戮何傷軫有罪之深仁從錫職之薄罰

人亡人得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靖思所自蒙幸何多此盖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為公閔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使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瞻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敷素履祇佩良規不謹於前方息黥而補劓思善其後當刻骨以銘肌

賀閭侍郎啟

伏審疏榮中扆作鎮便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慰恭惟知府侍郎襟情爽速風鎮便藩政事以古人為師文章唯

陳言是去寔隆朝論親結主知愛自宰司擢貳銓部久
聯華於法從暫問俗於侯邦除日初騰輿情胥悅蓋舊
令尹之政嘗冠於東南而賢太守之聲遂孚於遐邇矧
莽慎水實接仙都原隰相望聞晨昏之雞犬池塘屢到
識疇昔之鮑魚春序正融次舍非遠願疾驅於檠戟慰
遠出之兒童某蠻館舊游姻家未屬方投閑於梓里將
託庇於棠陰感彼深滋敷言罔既

賀樓樞密冬啟

一陽襲冕初迎長至之祥五物書雲預識中興之象恭

惟樞密端明股肱邦體柱石政基謀謨極治亂之原啟
沃罄忠嘉之益暫歸錦里載美綵衣以百年垂白之翁
有兩地鼎貴之子適逢穀旦親上壽觴父老歎所未嘗
名教衆至於此某涖官有守趨賀無從共期隔坐之榮
永叶充問之慶惟深歡抃徒切悃誠

賀樞密啟

伏審疏榮中宸作鎮近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抃恭惟判
府樞密政基柱石邦體股肱謀謨極治亂之原啟沃罄
忠嘉之益遂繇獨坐參贊洪樞望實洽乎中區名譽馳

乎異域冒秦庭而致聘風義凜然仗漢節以還朝功名
卓爾懋惟賢業宜表國鈞尚資共理之良暫倚承流之
寄江山為之增價道路豫以騰謠炎序方隆次舍匪遠
幸隼旻之速戒慰行馬之爭迎某跼德彌年承顏伊邇
將託崇陰之庇獲修梓里之恭欣頌依深敷陳闕既
書

與趙參政書

某惶恐再拜僕射相公近曹通行判行嘗貢起居問度未
到會稽召命已下不知得呈免否茲覩詔書登庸舊德

方秋高馬肥之時踵將叛卒雜之後任大責重未敢為
執事賀但告庭之初遠邇胥慶咸謂自此有息肩高枕
之期是亦可以卜人心也舊店重開尤須慎始勉為恢
廊毋效狹劣前人所引不必盡逐問其賢否可也前事
所行不必槩廢問其當否可也多用朴茂之士則虛名
亡實者不得逞在相公他日亦免反衆傾陷之禍不侵
吏部之闕則依流平進者有所歸在相公每日亦免請
謁應接之煩當以職事牴牾朝廷而其心本無他者終
棄之斯無以慰人之望雖以才能取知相公而衆議或

不然者亟用之斯有以致人之議衛士單寡宜防肘腋之虞諸帥子弟迭令入侍可乎戎兵遁亡宜謹藩籬之守諸卒老小漸令南徙可乎都督即呂元直御營使也御營司既罷督府罷之可乎機速房即王將明經撫房也樞密院兼領機速房併之可乎其餘軍馬事宜不敢遽度顧相公精思詳考以救一時之忽然相公平生學問何止為救時之相而已大抵議論不患異而患同君子不能無少異小人專務於苟同苟同者他日必異少異者他日必同此事相公不可不置思也禍亂未平日

月易失速求俊彥列於庶位繼之承之以為可久之道雖相公功名遂奉身而退猶在廟堂之上若欲求同適成孤立轉首之頃盡廢前功是在相公一身不足多較獨不念宗社貼危生靈塗炭乎所懷無窮不敢盡吐氣序漸冷乞為海內加厚不宣

又

某惶恐上稟僕射相公鈞座此傳通判人行嘗具稟目錄已免下執事之聽冬序晴寒恭惟鈞侯起居萬福某迂愚亡以比數於人收迹田里事耕鑿以寄餘齡志願

畢矣相公過聽引而置諸朝鹿、三年茂有報稱亦累
門下一人之數也今相公再秉鈞軸革其舊而新是圖
宜博求雋考聳動觀聽如僕已試何所用之前所謂見
知於相公而衆論或不然者即其人也乃辱首舉人言
謂何顧僕與相公初昧平生驟之於心若無甚嫌者但
以相公開府之初先衆人而至輩出輩入幾似朋比此
等形迹要不可不避也然區、臆說略見前書如察其
愚而聽其言雖在江湖猶親爲履不然日倚門牆何啻
胡越之隔也况復母老多病艱於遠官得待衆南之闕
以於私養差便耳輒具劄子少叙區、仍別有狀控告
朝廷蒙垂憐特賜敷奏幸甚新陽聿臨無繇展拜仰
錢密輦聖明均福四海不勝叩叩

又

某拜衆少傳相公文鈞座前月癸卒回蒙報教之辱仰
佩謙倦不勝下情春晚暄暎鈞體近復何如聞齒痛足
腫莫不至甚惱否相公屏嗜欲甘淡薄精神內守病安
從來縱有小、不平當不藥自愈矣頃在東陽會一二
過客言相公橫被口語頗不堪之豈其然乎魯國之聖

叔孫毀之鄒國之賢臧倉沮之惟應平心以處橫逆寧復尚口以辯是非伯夷似隘也不念舊惡何寬如之顏子若怯也犯而不校何勇如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惡之所以修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之所以遠也佛氏以忍辱為最健又以能行忍者為有力大人至為歌利王所害亦不嗔恨可謂能處是事矣而其設心則曰今子罵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與其歸禍於其人孰若銷恨於其身况人之禍未必應驗已而之禍先自焚燒此佛之設心所以不如吾聖人之裕也夫子曰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者多曰刻核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殊不知憤疾已甚方寸先亂不在人在乎心也一氣之結水即成冰一氣之融冰即為水非意相干能以理遣向之結者今則融矣芥蒂胷次良自苦耳相公平生之學正在於是過客云將非以狹劣之見妄自窺測乎僕麋鹿之姿不偶於世自合歸田以畢此生顧以八十之親鍾愛亡弟至今回護不敢寔告則事有叵測者勢須僑寓他邦以苟歲月今杜門登陽無所用心時以聖賢垂世之訓反戾詠思雖汪洋溥博沒

處下手反而求之不過身分上事所惧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各驕忿欲日環其疆吾乃以一壘之微遮百萬方來之衆食少力屈勢孤援寡安知不意怯胆弱屈膝以降之耶豫借一言以為堅守之計至叩至叩亡弟嘗為慈溪令風俗淳朴與他處不同鈞眷寄居良為得所當自交安訊也未有瞻近之日鄉熱倍祈為海宇保重不宣

又

某拜稷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冬寒共惟神物護持鈞

候起居萬福前日文祐經從故里不獲一望光儀迄今歎恨未知沿路勞損痞疾不至再作否凡幾日達潮陽居處飲食種：如何遠投荒裔禍亦極矣而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戚雖他人聞之莫不慘怛况慈愛所鍾詎易堪和頃劉叅政喪子悲悼屢悴若不能生者僕嘗以東門吳之言寬之吳之言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吾何憂焉叅政答書曰既有子矣安得為無竟不釋鬱：成疾而至於死顧孽婢亂家無一日有好懷又抱無窮之恨以即幽壤人生如此亦何

聊哉相公宜以劉參政之事為戒而以東門吳之言自寬。則其心和平而氣血亦將安佚恬愉素問所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雖有小瘡瘍亦當不見侵矣。鳳將三雛鷹奪其二天性所在誠有不易處者然晉望學士尚在侍側而諸孫說。環繞膝下不猶愈於無子且無孫者乎。向止一兒必不思二今有諸孫何異多男。顧相公究轉寬譬毋多戚也。中年以後齒髮向衰養之未遑有益耗之寧不倍傷且恨將誰訴咎將誰歸苦將誰集病將誰受。前富貴天所以厚我也今日悲惱天所以

成我也人之於天猶子之於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之是受命也逆之是方命也隨在而安無所怨尤此古之人所以能素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某行年五十三矣無子非無也屢失之也省憶失子之時曾有一絕句云。鶯鶯哺雛時自喜壘牛舐犢互相嘍老妻覩我無他語歡笑何年得似渠已而收淚自怨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譬諸草木枝葉旁出其本一也遂子從弟之子無他念矣正月間偶得一兒今纔旬旬未能行也顧我得子之初仍在相公得孫之得後孫亦子也復何憾哉區。祈

懇政在於此至於仕路升沉人情遷改古今所同不足多怪仰空作字未遣諸懷謝客署門益見其福詎敢以此妄自窺測大君子之度哉某近自永嘉復來暨陽亡弟之訃至今未告老者委曲回護尚可苟延歲月但以縣尉弟將替不免問舍括蒼或天台也如聞鈞眷遷居閩中相去稍邇時可以交訊矣無由侍見慚負何言新陽甫臨丐為天下自壽不宣

又

某拜覲少傅相公丈鈞座初暑在序共惟明神佑護鈞

候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歲行兩周春首辱賜書雖少慰寅夕惓惓之懷而回卒能言相公微瘦之狀反以為念邇來飲食起居復何如聞潮陽外邑多有瘴而城中獨無審爾亦幸事也鈞眷在福唐安訊當自不絕事往矣勿苦追憶何如以數月間連有哭予之感自他人言之真不堪忍顧人之氣血有限而思愛無窮追無窮之思愛而耗有限之氣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相公嘔笑閔天下之慘舒安否係天下之休戚毋以衆惱萃於一身當養一身以及萬物區區此懇寔與天下共之也至

叩至叩劉參政溘然之後其家極狼狽近報范內翰休官休官知其素所欲也而云疾勢危篤似可疑耳二人修短數已默定好議論人者乃為憂憤所致何料人之淺耶是身如寄官爵乃其外府又所寄之寄也貴而王公適來爾賤而匹夫適去爾適來於我何加適去於我何損頃見馬世甫誦相公慨念少年橫梨風流醉胆海涵天濶之句回顧區宇之間爭雞蟲得失者一何隘也相公試思在聞喜為舉子時曾萌意他日為宰相否直以富貴相逼姑順受之而已前日隱約既不逆意於將

來今日遷適豈可留情於既往蓋知相公素達此理而又申言之亦云贅矣某近自登陽侍老兄歸永嘉私計曲折不敢入城姑寓外邑之瑞安凡有擁爾敢屢速念之及相望數千里無由侍見永言慨慕寔勞此情或而藥物力亦可辦乞勿委他人也時暑寔隆為海內增護

又

某拜罷少傅相公丈鈞座四月三日嘗以咫尺之書附龍翔一僧行屬其必達當不至浮沉也微暑在序數日來益以相公為念區區此心繫寐以之所未知居處不

卑濕否飲食得如舊不減少否人言外邑有瘴而城中
獨無又不知審如是否中作所遣人回具說風土之惡
仍窺見相公微瘦令人不懌者累日以極西人處極南
地不一二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觀之誠不易堪
所賴相公器度恢廓平時不以得喪累心今日遷謫蚤
是減得強半憂惱獨天性之愛未能遽捨情之所鍾因
在我輩然追慟沈痛豈有盡期死者不可回生者徒有
損中年之人氣血幾何嗟：嗟：疾疢將作使死者有
知亦不安於九泉之下也况瘴癘之地毒霧熏蒸心平

無事可禦外患譬如垣墻之固宮室之密雖有暴風凌
雨當不見侵矣喪水不可收破甑何足顧以智慧刀裂
煩惱網四海皆吾家也不獨家其家百姓皆吾子也不
獨子其子此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之道也遷謫人所有
也未必有哭子之感哭子人所有也未必在遷謫之日
如此等語勿存諸懷人不遷謫吾獨遷謫耶人不哭子
吾獨哭子耶禍福糾纏如晝有夜如寒有暑自古及今
誰能免者不幸二事萃於一時相公所以不能處耳范
內翰每有挂冠之意近見卽狀報其休官私謂雅志遂

竹軒雜著 卷四 十一
矣今乃不然亦可憐也某寓居瑞安聊苟延歲月餘無
足云有親在堂不能觸氛霧從知己於貶斥之所聞表
聖之風但有慚負願相公少抑悲傷強飯自愛匪惟小
子私禱實與天下共之不宣

又

某拜戾少傅相公丈鈞座中夏趙監押赴官曾附稟日
竟得呈說否龍翔僧回却領前此所賜教具審涉春以
來起居狀慰愜萬：所未知適日鈞侯何如聞諸道路
似以目疾為梗莫亦療治有損不至增乎治日藥方最

多經驗無如礪石與地黃圓必自有之漫錄別紙上呈
昔范甯嘗患目痛求方於張湛：曰古方用損讀書一
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
六物焚以神火下以氣菴蘊於胃中然後納諸方寸長
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日乃以延年此雖戲劇
之言亦自有理相公謫官喪子併在一時恐於思慮未
必能減宜於此一味更加分兩可也至叩至叩福唐安
訊必絡繹不絕今二卒行戒令去取書矣兩房孀稚晉
望學士獨當之諒亦費力孫亦子也孫在猶子之在毋

苦悲惱以傷天和況中年之人貌處瘴烟之地尤所不宜也頃有喪子者戚甚一僧以方外之語寬譬之竟弗解僧曰休、相次日月自勸得居去人間其故曰據如今日豈復能生只恐日久月長悲念自衰耳二令似不幸茲已逾年頗復能自遣否功名富貴總是禍本今日遷謫祇緣前日做他宰相得失寵辱二事嘗廝對者必欲有得而無失有寵而無辱自古及今沒是事也區區之見與他人異只願相公安樂不願相公再入試思再入煩惱越多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涉危途惕然而日戒孰若履安地泰然而無虞則事之大小輕重不待較而明矣某以亡弟之訃至今未敢以告老母姑寓居瑞安為回護計括蒼之闕止數月間終不如里居為便近已請祠廟矣凡有粗適勿致相公之念潮陽雖遠只在地上不能披氛觸霧以省左右有愧古人深以為咎二卒到日告相公一出而見之欲知近來曠養如何歸以告我庶代千里之覲面也歲莫矣乞為天下保重

又

某拜撰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大暑共惟厚德所嚮有物護之鈞侯起居萬福某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似云相公目疾邇來較前頗甚欲辦一奴專問消息竟未果去冬今春曾兩拜書一附呂泉州一附龍翔僧亦既數月寂無音耗惟是朝夕切門牆之念卒回乞戒記史批數字典之但知安樂慰我數千里之思足矣餘皆不足言也福唐安訊諒自不絕方茲庚伏更乞為天下愛重不宣

又

某拜撰少傅相公丈鈞座春首蒙報教之勤忻慰千萬夏末曾以尺牘附瑞安一僧行當即閱達聽瑩適辰初寒恭惟明神羽相鈞侯起居萬福某云違架範四見黃落雖節物屢改而慕德之心初未與之俱也相公謫官之日寔久矣喪子之感亦少衰矣凡百自處頗復勝前日否天下之事執則有釋則無有無不在乎事而在乎心儻能其有而不實其無是乃顏子所以為屢空也小人有母年逾八十不能觸氤霧相從於南海之濱書疏云：漫成虛語誰顏之厚寄以我羞某七月間得疾

眩疾幾至不寐傳者皆已為己死矣恐或詒執事憂曰
舍弟某莆田教官道路經由令求見晉望學士託以此
轉達於左右庶幾知不肖之尚存也病餘目眩艱於作
字區區願言未既百一非久續自有書申候記史顧蒲
柳之質日就衰槁未知他日得復見相公否言至此不
覺墮兒女之涕氣令益凜乞為海內黔黎倍有宗護不宣

又

某拜喪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霜寒伏惟鈞侯起居萬
福某不侍相公四閱冬序區區念德之心未隨日月移

也六月間瑞安一僧行曾奉記十月初某弟赴官莆田
道出福唐令求見晉望學士曰以尺牘附安訊轉達未
知一得聞聽否相公之處邊謫必自有道獨是連喪
愛子實有難堪忍者今歲月寢久而哀感之情亦須少
衰不復云頻玷清眎所願相公強飲皆飲酒處瘴烟
地免至生疾足矣餘皆不足言也某秋間忽得疾眩烟
疾今雖平而說者以謂不宜再來則當去來也着衫
去也脫袴此理之常亡足惧者但以老親新歲八十有
二同業三穀已斃其一今不孝之子復以疾憂之罪莫

大馬未期他日復見相公興言及此重以悵：往歲之卒偶病足艱於遠行值有便舟往泉南就令往問消息乞批一二字見報庶幾少慰寅夕之思新陽甫臨敢祝為海宇蒼生增忝饗寢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冬寒共惟神明呵衛鈞侯動止萬福某不望光儀五見歲律之盡歲律則盡矣而戀慕之誠如有即耶春首人回仰蒙報教之辱披味累日如承警效於長者之側初不知此身隔於數千里

之外也私居之人假於州縣復多疑礙數月以來欲辦一夫往問起居不可得不知相公邇來何如日疾亦既平愈未耶滄聲利者然後能處隱約輕權勢者然後能甘窮願相公平時於功名富貴眎之如土芥然今日謫居海嶠須大得力獨以天性之愛有不可割於心者諒日月寢遠而哀痛之情亦少衰矣比閱潮陽圖經有黃岡鎮因思相公寓居三衢作亭於黃岡號曰獨往今日思之相公獨往黃岡不以一人自隨豈其識先見於此耶識古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萬一有之是亦天而已矣

天可不順乎順天者存非天存之也夷愉恬淡不失其
平實自存爾逆天者亡非天亡之也憂愁窮感重傷其
和實自亡爾甚至愚不肖一無可以逾人者獨守是說
奉以周旋庶幾安貧守分不至貪冒名位自取顛隤以
貽知己之羞更惟相公有以振其不迨幸甚本辦少土
物遣家奴附漳泉客舟行偶聞海上有多槩船往來為
寇坐是逡巡而不敢前先以尺牘附龍翔僧上記以稟
知區之意候海寇稍息專遣人往矣福唐安訊當自
不絕歲晏寒苦願為天下蒼生深自寬重